# 第四章：
# 戏剧、电影和叙述的治愈性

至此，艺术家的治愈能力已被证明与最早的萨满的治愈能力有类似的形式和效果。他们还有相同的动机和起源。萨满人除了是音乐家、舞蹈家和视觉艺术家之外，还是戏剧表演者。如今的戏剧表演者与萨满人从事同样的表演活动，那么我们可以把他们成为萨满人吗？他或她的使命超越了娱乐或教育的范围吗？

已有证明显示仪式和艺术在精神中的一部分，并具有转化性的治愈能量。表演是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具有转化和治愈目的艺术的另一个例子。　用电影评论家库克（J.Cooke）的话来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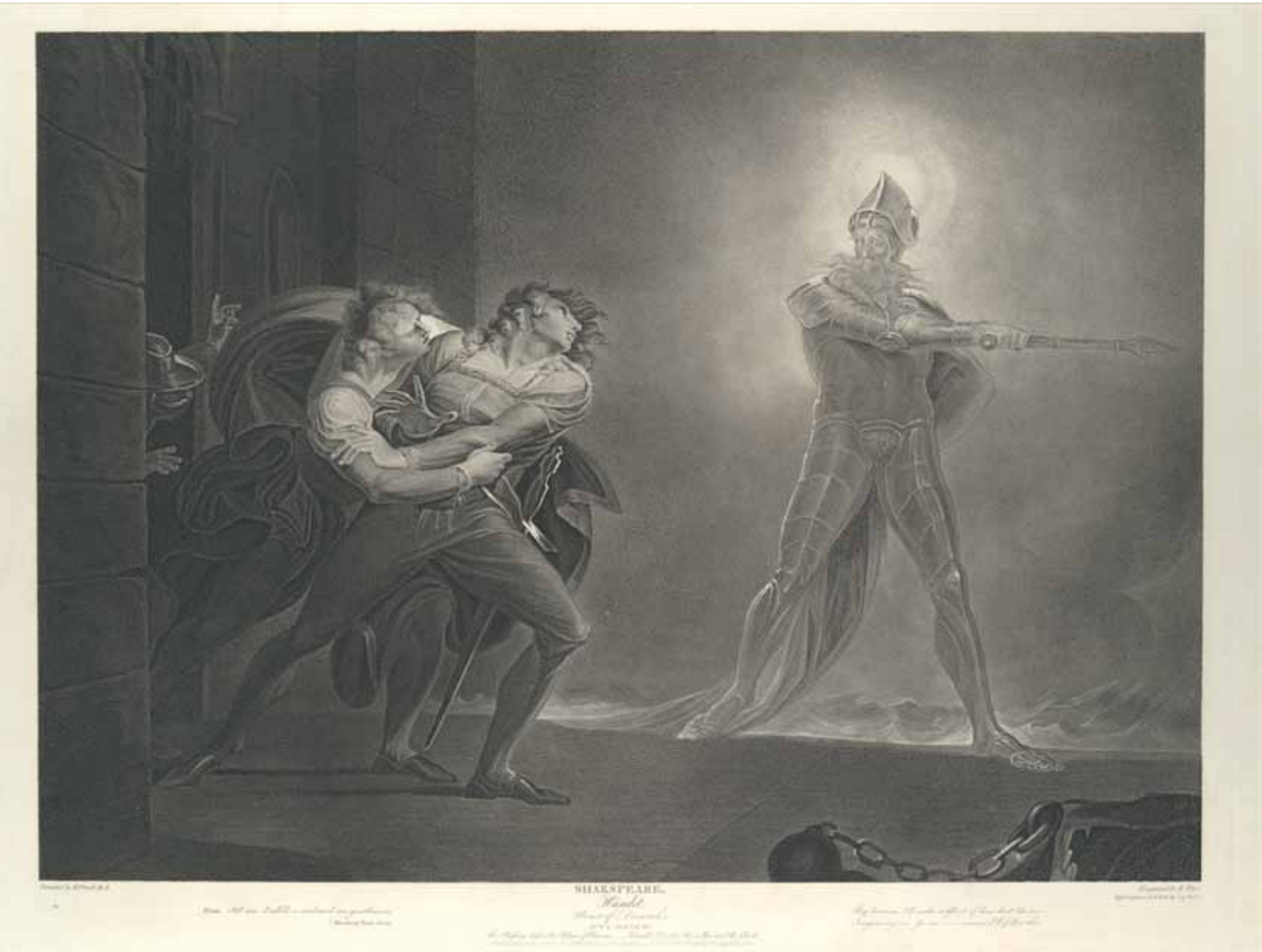
> 萨满仪式采取戏剧表演的形式，因此既是宗教仪式和也是社会娱乐...如果仪式在某种程度上迫使我们，因为他们是戏剧性的，那么戏剧和某些电影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我们，因为他们带有萨满仪式的精神影响（51）。

当戏剧作为仪式时，它和别的仪式一样，既保守又创新。欧丁剧场和国际剧场人类学校的创始人尤金尼.巴巴（Eugenio　Barba）将戏剧定义为三种类别，或三个等级。第一种是“制度化的”戏剧“作为过去与现在的文本的创新对立的活生生的形象，因可能传递的文化价值而得到保护和资助　”（Karafistan 150）。这种类型的戏剧被列入保守仪式的范围内，因为它保存和传播已建立的文化。尤金尼.巴巴将第二种戏剧定义为“变化之戏剧，这是超越传统的必要的，且对艺术和社会的新奇之处呈开放性的戏剧”（Karafistan 150）。这种类型的戏剧同时被列入保守和创新的仪式的范围内，因为本质上，它从已经存在的戏剧文化中提取元素，并改造他们。这种剧场在超远传统的同时，又奠定了传统。还有一种戏剧，第三种：

> 存在于文化中心的边缘地带。这是由很少受过传统戏剧方面教育、不被专业认可的人们创造的戏剧。但他们又不是业余爱好者。他们整天沉浸在戏剧中，有时忙于他们的“训练”，有时忙于为寻找观众做表演准备（Karafistan 151）。

戏剧完全是仪式创造性的产物。她引用了安托南· 阿尔托（Antonin　Artaud）提到的他认为是“理想”的表演作为一个例子，这种表演是他与卡菲里斯坦（Kafaristan）想在他们的作品中再现的。在巴厘仪式舞表演后，舞者必须通过牧师的帮助才能回到他们“正常的心灵”。演员（舞者）被他或她所扮演的灵魂“附体”，这必须由观众帮他将他的头饰摘下、卸妆、或摘下面具，使他回到日常的面孔，从他的角色中“释放”出来（Karafistan 154）。

Sven Hoffmann
**Encounter**
Burn Art, Steal, 3D, Film handcolored
90 x 99 cm
2016




© Robert Thew, After Henry Fuseli
**Hamlet, Horatio, Marcellus and the Ghost**
Publisher: John & Josiah Boydell (London)
Stipple engraving
Image: 43.2 × 59.5 cm / Sheet: 54.8 x 69.8 cm
1796



卡菲里斯坦说，这种戏剧类型是先锋派的表演的典范。她引用了戏剧历史学家和先锋派评论家克里斯托弗· 因尼斯（Christopher Innes）的话，因此：

> 显然，这种类型的表演吸引了我们理智的西方传统压制或忽视的心灵领域，且与将十九世纪理性主义的神话定义为虚构叙事有很大的差异，因为重演神话者在完全进入“角色”后，没有意识来控制他们的行为，所以他们与“讲故事的人”在任何通常意义上是不同的 - 它的心理效应使它自然成为先锋派的典范（qtd. in Karafistan 154）。

这种戏剧态度和表演模式成为了像安东尼· 阿尔托（Antonin Artaud）、塔德乌斯· 坎托（Tadeusz Kantor）、约翰· 路易斯· 巴鲁（John-Louis Barrault）、谢喜纳（Schechner）、姆诺基金（Mnouchkine）、格罗托夫斯基（Grotowski）和查金（Chaikin）等人的戏剧作品的基础，他们的都将“原始戏剧风格”融入“新兴的先锋派戏剧的形式与风格的发展”（Karafistan 154）。这种表演风格引领了戏剧理想的发展，完全超出了第一种和第二种戏剧的界限。尤金尼.巴巴写道：“第三种戏剧的本质特征是一种意义的自主建构，它不认可周围文化赋予我们的艺术的界限”（qtd. in Karafistan 157）。

卡拉菲斯坦在描绘演员和萨满之间的关系时提到，他们都基于生活经验，扮演主导表演或萨满仪式个性的即兴“角色”。 像之前的章节中讨论的“受伤的治疗者”一样，在生活中有更多“经验”的演员能“在舞台上给予更多”，就像萨满启蒙仪式中肢体被肢解的程度决定了他或她治愈力的程度。

当代戏剧表演中的萨满元素不局限于舞台，但“仪式元素在他们最不被期待的地方显现得最清楚：美国流行电影中”（Cooke 50）。库克（Cooke）将电影《周末夜狂热》（Saturday Night Fever）作为例子。约翰· 特拉沃尔塔（John Travolta）描绘的跳迪斯科舞的布鲁克林人托尼对他身边的人、俱乐部的同伴和邻居的孩子来说，是个萨满人。他用跳舞的方式激发一种魔力，给正在慢慢丧失文化特性的天主教社会的精神带来新的活力和希望。特拉发达（Travolta）的舞蹈为七八十年代布鲁克林的叛逆青少年的心灵提供了治愈效果。特拉发达通过他的舞蹈使社会中的心灵振奋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新时代萨满人”。像第一章所讨论的甘巴治疗者一样，他在社会中的权力和地位因他文化环境的精神而提升：

Sven Hoffmann
**Magic Blossoms**
Kodak Pro Endura On aluminum
45x150 cm
2008/2014

他对我们来说像萨满一样，有双重意义：他仍是一个意大利朋克青年，但他通过艺术实现转型变得“与众不同”。他可以做别人不能做的事情。 然而最重要的是，他的部落需要他的乐观、超然的表现; 他们通过跳下舞池来观看他的独奏来证明这一点（Cooke 54）。

*Saturday Night Fever*
*on IMDB*



正是托尼这种“与众不同”- 这种转化性与变色龙般的特质- 使他非常受欢迎。实际上，《周末夜狂热》证明了社会戏剧在文化特性的发展和维持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理查谢喜纳（Richard Schechner）的同事维克多· 特纳（Victor Turner）说，

> 我认为“社会戏剧”是社会过程的经验，在这个过程中会不断衍生出各种文化表演类型... 文化表演（从仪式到戏剧和电影）和叙述的主要类型（从神话到小说）不仅起源于社会戏剧，而且会继续从社会戏剧中获得意义和力量（qtd. in Avorgbedor）

James McArdell, After Benjamin Wilson
**David Garrick as King Lear**
Mezzotint; first state, proof before letters
41.1 × 51.4 cm
Prints
1761

*Carmen Funebre*
*Trailer of the Play*



据发现，古希腊埃皮达鲁斯的治愈温泉休闲处诞生的小戏剧中有产生治愈的机能作用。这样的温泉休闲处在当时实际上和医院起到一样的作用，只不过在治疗的过程中，是以仪式导向的形式。之前讨论过的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故事就是这些戏剧的主题，该戏剧由轻喜剧和仪式组成，戏剧中，医神会出现一个病人面前，并给他的病情提出一些意见：“晚上会有仪式…这些仪式为病人能受到神的托梦做准备” （Hartigan 29）。这些喜剧意在通过医神或梦中的其他角色来引导病人梦见自己被治愈。这种戏剧被认为是治疗患者的必要前提，因为戏剧的暗示了医神经历的原型、神话元素，为治愈做铺垫。这是一个在治疗前先通过戏剧将医神原型通过仪式带给观众，治愈他们的心灵，再进行转化治愈的例子。

这些戏剧也是在物理层面中戏剧和仪式的治疗力的例子。在对anethemata（Hartigan 24）的考古中发现了这种治疗的痕迹，anethemata是受到治疗的人给医神的供品。他们的形状一般是被治愈身体部位的形状，如肢体或身体的其他部位的形状。

根据卡拉菲斯坦博士（Rachael Karafistan）的说法，由波兰旅行社剧院（Teatr biuro Podrozny）制作的《悲惨卡门》（Carmen Funebre）成功地为我们带来了一种转化性的治疗体验：

> 这种现代而又史诗的表演不断引起观众强烈的反应，主要是因为它不遵循传统的线性格式，而是通过符号、手势和纯情感建立简单而强大的风格和结构（161）。

荣格再次通过阐述帮助我们理解这种表现的现象，在“进入符号世界” （Karafistan 161）时，观众基本上本质上进入了意识转变（ASC）状态，该状态因表演元素的结合（可能是戏剧动作的强度，也可能是灯光、音乐、对话的极端性，也可能是这些元素的重复或组合）引起。这类戏剧旨在打开并释放被阻碍的能量和被忽视的情绪，如愤怒和欢乐。也可以激发出无意识元素，即荣格所说的“原型”。它的作用是为尘封的本能和创造能量打开通道。这种戏剧可以促进观众和演员中的个体和社会的个性化进程。精神分析师马克· 萨班（Marc Saban）认为戏剧可以是“主动想象” （Saban）的现实世界的化身。在荣格的治疗过程中，患者自由地联想和说出他的思维过程，从而逐渐接触原型素材，促进个性化。在这个意义上，第三类戏剧是活跃想象力的化身。这类戏剧通过帮助自由或寻求自由的人在平衡和不断演变的社会中建立健康完整的个人，从而达到治愈的效果。这类戏剧在西方最著名的从业者是葛罗托斯基（Jerzy Grotowski）。

在葛罗托斯基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有许多阶段，但最终停留在“客观戏剧”（Schechner 245）的表演模式，在这种表演模式中，他试图重现存在于所有人内心的原始仪式表现。葛罗托斯基将通过研究其他文化中的仪式，并尝试观察手势、舞蹈或仪式中的任何其他元素的相似性，再将这些元素重组而创作出戏剧作品。这些表演通常不是公开的，并成为疗程或“工作会议”（Schechner 246）。这些作品包含传统社会仪式中更基本的元素，旨在促进表演者和观众的“个性化”。在进行这样的仪式时，参与者无疑接触到原型元素，然后达到意识转变为无意识的转化治愈过程，从而引导个体和社会的完整和健康。葛罗托斯基说，“我们试图回到巴别塔（Tower of Babel）出现之前，并探索之前的世界.....意在重新探索一些非常简单的、每个人都可以在他自己的世界受到滋养的事物”（qtd. Grotowski Sourcebook 385）。 在这个过程中，艺术的运用是不可或缺的。 葛罗托斯基又说道，他的目标，是重新唤起一种非常古老的艺术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仪式和艺术创作是无缝的。诗是歌，歌是咒语，运动是舞蹈。 如果你有意向，可以预分化艺术，它能产生非常强大的影响。 通过接触它，我们不需要关注哲学或神学的动机，也可以找到每个人自己的关联（qtd. in The Grotowski Sourcebook 387）。

葛罗托斯基的作品本质上非常客观。其中，作品Motions (Schechner 248) 能够释放类似瑜伽灵量（Kundalini）的能量。这种缓慢受控的能量释放过程能促进健康，其中普拉纳（能量）通向身体的所有角落，尤其是阻塞或养分不足的部位。

在观看乌斯特剧团表演的精选剪辑时，我了解到观看戏剧表演也可以使身体康复。当我头痛厉害时，我看到另一个人物在为史帕汀格瑞（Spalding Gray）做高强度的面部按摩，然后我的头痛就好了。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特写镜头，史帕汀格瑞的头靠在另外一个人物的大腿上（一个装扮成长发且年龄不详的女人的男人）接受脸部按摩。这个场景看起来像米开朗基罗的圣母怜子。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在表演结束时，我的头痛消失了。我猜大概是我感受到史帕汀格瑞受到的按摩，而我的头痛缓和似乎是一种自发的愈合。

我们的时代有电影院、手术室、分析室、电视台、精神分析师工作室、博物馆和互动画廊以及电视真人秀，艺术家所扮演的角色的界限正在转移和渗入各方面。“越来越多的戏剧不是因为艺术，而是因为宗教实践、政治示威、流行娱乐、体育比赛或亲密接触才出现”（Schechner 21）。然而，戏剧表演的根本性质仍然存在，扮演一个角色，以另一个身份

Lisa Etterich - **The Grotto Heaven** / Mixed technique / 120 x 120 cm / 2014